



北大数学人点滴

田军

不信权威，信自己

1979年一入学，第一堂课是数学分析。李正元老师站上讲台的第一句话是：我讲的，你们不要信，书上看的也不要信，只有你们自己证明了的，才信。

大家听了很诧异，但觉得这可能是李老师谦逊之词，也没在意。

第二堂课是解析几何。丘维声老师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我讲的，你们不要信，也不要信书上的，只有你们自己证明了的，才信。

咦？……

第三堂课，……

……

每一门课的第一堂，每位老师，都是如此。

慢慢地，我们知道了，这不是老师的谦辞，而是北大数学系给我们引入的理念。只有不盲从权威，不盲从前人，自己独立思考，才能发现前人的错误和不足，科学才能有所进步和发展。

慢慢地，这种理念长在了我们心中。

多年后回想，北大人反权威的传统是不是因为被培养了这种理念呢？

数学系老师怎么做学生思想工作？

数学系的这帮同学，都是从小被人叫天才、神童，一路100分上来的，心气儿高，入学时恨不得个个都是准备来当数学家的。这也难怪，数学系79级155个学生，除我之外，大都是全国和省市自治区级中学生数学竞赛前三等奖获得者。全国竞赛一等奖共三个人，有两个在我们这儿。开学不久，系里召集新生开会。丁石孙老师说，你们在中学学了些知识，但实在是没多少。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你们在中学六年学的，在这里不过是两个礼拜的东西。会场顿时哗然，响起一片不以为然的嘟囔声。

真格儿的很快就来了。一年级第一学期数学分析的期中考试，大概是北大数学系本科四年教育里相对难度最大的考试，号称“杀威棒”，据说目的是让脑袋发烫的小天才们清醒清醒。



1981年，数学系79级应用数学二班同学在北京植物园。正中最为作者

这一棒子抡过来，把大伙儿打得稀里哗啦。我回到宿舍，发现气氛不对，大家都跟霜打了似的，有的在抹眼泪。一个同学坐在窗边，默默地抽泣着。我坐到他身边，轻轻地问：怎么了？他哭了一会儿，突然哽咽着问我：人要是没了路，是不是只有死？

我的天哪！可把我吓着了！赶紧开导：人啊，一辈子，坷坷坎坎的事情多了，一次没考好，没什么的，别太往心里去，云云。但似乎没什么用，大家的情绪还是阴沉沉的。

一般人遇到挫折，通常会检讨自己的失误。而天才、神童一旦遇到挫折，却往往会怀疑自己的智力。一旦觉得自己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聪明、超群，精神、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那就是……万念俱灰。许多神童班、天才班的孩子半途夭折，自暴自弃，酗酒，出家，大都因为如此。

经验丰富的系里早就有所准备。考完没几天，系里老师就浩浩荡荡全体下到一年级宿舍，每个宿舍都来了老师。来我们宿舍的是我们班辅导员。看着一群小同学哭丧的脸，老师也没说什么，拿出一份考卷让我们看。这是一份数学分析考卷，非常简单，最后一道大题恰好是我们第一大题的第二小题。大家正疑惑，老师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北京一所有数学传统的名校的数学系跟你们同年级这次考试的卷子！轰的一下，大伙儿都兴奋起来了：What？这么简单？那不也是顶尖的全国重点院校吗？老师得意地笑了笑：知道了吧？这次